



短篇小说集

金 凤

JINFENG

短篇小说集

金 凤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1974·合肥

金 凤

*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庆地区东方红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$6\frac{7}{8}$ 插页: 4 字数: 130,000

1974年2月第1版

197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: 1—40,000

统一书号: 10102·619 定价: 0.46元

目 录

金 风	刘云程(1)
回乡记	甘发俊(15)
把 关	宋振国(27)
奔流不息	吴立智(38)
特约教师	胡汝骥(48)
白马河畔	戴庆中(67)
蓓蕾初开	詹硕夫(92)
两个工长	张文慧(104)
红心草	胡志勤(121)
背纤的人	曹玉棋(133)
线路上	阳永传(142)
瑞 雪	吴文微(153)
鱼塘风波	俞森云(168)
心 事	发 俊(181)
银纱岭上	姚远牧(197)

金 凤

刘 云 程

土桥生产队的正队长，在开山劈田的战斗中负了伤。伤愈后，大队党总支考虑到他在庄稼地里干不了重活，把他调往副业组去了。

副队长方义山，家里劳力多，四个儿子加上自己，挨肩站在一起就是一堵墙。犁田、打坝、舞扁担，哪路活都离不开他家的五虎上将。因此在这个二十几户的小山庄，他家就成了一支左右局势的力量。队里派活，搞分配，只要方义山一开口，就等于做了决议，别人有意见也只好摆在肚子里。为什么？人家一撒手，生产就要受损失嘛！

有这么个特殊情况，队里私订的两项土政策就一直延用到现在：其一是农闲时限制妇女出工；其二是农忙时妇女出工，不管劳动强度多大，干活质量好歹，评工时跟男劳力比，最多只能打个七折。

批林整风运动中，社员们当面锣对面鼓地给方义山提

了不少意见，要他按照党的男女同工同酬政策办事。可他是会上“嗯嗯嗯”，会后老章程。

问题拖着不能解决，后来社员们火了，一怒之下，大字报贴上了大队部的粉墙。党总支书记亲自找方义山谈话。第一次他是满脸堆笑，一言不发；第二次他是闷头抽烟，大汗直冒；第三次他估计软拖硬抗都不行了，一见书记，便抢先对天打了个哈哈，不紧不慢地从袖笼里摸出一张辞呈，拱拱手说：“多劳组织上费心。这副队长我实在干不了，请大队另选高明吧。”说着，便把辞呈往长桌上放，拂了拂衣袖，扬长走了。总支书记跟在后面连叫几声，他都只当没听见。

方义山的这一招撒手锏，在大队，在土桥这个小山庄，就象冷水撒进油锅里一样，噼里啪啦地炸开了。党总支和社员中间都有两种议论：一种议论认为，土桥要增产，离不了方义山。胳膊折断袖里藏，明知不对，迁就迁就算啦。另一种议论认为，落实党的经济政策是个原则问题，对任何人都不能作丝毫的让步。难道离了张屠户，就吃长毛的猪？他敢撒手，我们就能挑出人来接。

对于这两种议论，党总支作了认真的反复的研究。研究的结果，决议上也落下了两条：其一是方义山扔下副队长不干，这件事情的性质很严重。党总支对方义山一定要帮助，要教育。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深入批林批孔，使他在批林批孔中逐步提高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觉悟；其二是眼下就要着手备耕，雁无头不飞，土桥生产队有九十多口人，

百把亩田地，没有当家的要乱套。方义山既然提出了辞呈，三日两朝难转舵。因此补选个正队长，就成了当务之急。

补选谁？总支委员会把土桥的所有骨干排了排队，挑来挑去，大部分委员认为女社员陈金凤很合适；可少数委员却抱有怀疑，理由是：第一，陈金凤是个女的。女的当第一把手，在这个大队还没有先例。现在要陈金凤独挡一面，主持土桥的全面工作，只怕她少了把金刚钻，揽不了这个瓷器活。第二，方义山是赌气递上辞呈的，他家是土桥的实力派，在这火候叫陈金凤来接手，别说他要搓反索，就是坐着不动象盘磨，也够陈金凤推的。

这些担心并不是多余的。为了把补选工作做好，让群众积极支持陈金凤挑起革命生产两副重担，总支还决定：派出组织委员岳干人，由他到土桥主持补选会议。

岳干人今年五十一岁。身膀粗，心眼细，是土改时期的老骨干。公社化以后，一直在大队党总支搞组织工作。

改选会是在土桥生产队的队屋里召开的。晚上，到会的人来得特别早特别齐，除了方义山说身上不爽快，叫儿子告了个口头假，其余的一个不漏。人们都自带椅凳，不象平时开会那样准备听听就走。有几个一向以听会为辅，以纳鞋底为主的中年妇女，今晚也破例地停了针线活，认真地攥着那张盖有生产队公章的选票，准备行使自己的神圣权利，选出自己最满意的当家人。

候选人的票箱，摆在队屋正中的四厘方桌上。新式汽

灯喷射出刺眼的光芒，映得粉墙雪亮雪亮。老岳宣布选举开始后，人们有秩序地、一个接一个地把选票投进自己最信得过的候选人的票箱里。然后又回到各自的座位，瞪着眼，看其他人的选票是不是和自己投在一起。

唱票开始了。除了小会计拉长着的清脆的嗓音，屋子里几乎是静悄悄的。只有尚未取得选举资格的、被排斥在屋外的小家伙，趴在窗上不时地拍着掌，或者高兴地尖叫一声：“哈，又得了一票！”

岳干人也和社员们一样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长方形的小黑板，扳着指头，默算着划在候选人名单下面的“正”字。当选票唱到三分之二的时候，他心里那根绷紧的弦，才松弛下来。他高兴地暗想：“哈哈，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，党看中谁，群众也就选中谁了。”

“陈金凤——！”小会计把最后一张选票的名字叫得又长又响。

“呱呱、呱呱……”掌声雷鸣般地响开了。人们把视线一下子集中到偏东边的屋墙角，那里有一个女同志，她年纪三十来岁，蓝便衣，短头发，举止庄重大方，面颊黑里透红。春夜犹寒，可她因为很兴奋，很激动，蒜头似的鼻尖上，渗出一颗颗亮晶晶的汗珠。

岳干人叫小会计合计合计当选人所得的票数。人群中跳出一个外号叫小黄蜂的姑娘嚷嚷道：“还合计什么？看金凤嫂名下那一串‘正’字，都快连结成万里长城啦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屋里屋外，欢快地爆发出一阵笑声。

小黄蜂说着又一步抢上前，不容分说地把陈金凤拉着挨近岳干人坐下，羞得金凤“死丫头，死丫头”地骂个不住口。

喧闹一阵以后，按照惯例，新队长是要当众表表态的。可陈金凤的心跳得很厉害，不管大家怎么叫怎么嚷，怎么拉怎么扯，她总是低着头，抿着嘴，两只粗大的手，把上衣的左摆拧来拧去。

人们手鼓瘪了，嘴喊干了。最后还是小黄蜂有办法，她放了金凤，抓住金凤的爱人二耿子说：“有主儿了。老婆装蒜，丈夫一半。今天嫂子不开口，你就别想打这里走回去。”

“哈哈，对对。”一群小伙子、姑娘附和着。

二耿子是个老实爽快人。他招架不住小黄蜂的左磨右缠，只得走近金凤的身边，碰碰她的胳膊，嘀咕说：“就随便讲两句吧。你看这架势，装哑巴能挺过去吗？”

看势头不讲几句实在是不行了。陈金凤这才掠了掠散在额前的一络短发，清清嗓子，说：“同志们，我的能力有限，搞生产不如老队长方义山，抓革命有许多同志比我强。不过我娘家是贫农，婆家也是贫农，自己又是个纳新的党员，应该带头听党的话，替群众办事。大家既然选了我，那我今后就得和大家一起奔社会主义，按着党的政策干，按着‘十大’团结胜利的路线干。”

呱呱呱呱……掌声越拍越欢，岳干人更是高兴地站起来了。

这时，屋外的角落里，一个黑影哼了一下鼻子，跟着跺了跺脚，双手反抄在背后，气乎乎地走了。小家伙吆喝着尾随追去，扔着石子。可追到方义山的门口，只听得“吱——咯——”，门一开一闭地响了两声，黑影子就不见了。

选举会散过以后，陈金凤把队委们留下来碰了碰头，研究了当前要抓的几项工作。

回到家里，她轻轻推开虚掩着的堂屋门，忽听得耿子和二妮在内房里对话——

“不，我要等妈妈回来脱衣。”这是二妮子的娇音。

“乖孩子，妈妈现在是队长了，公事忙，家务我要帮着做。”这是二耿子在哄劝。

多么好的帮手！陈金凤一阵心热，疾步跨进内房。她拉住妮子爸的手，感激地说：“耿子，你真好！”

二耿子象是骤然被人发现了什么秘密，一时竟尴尬起来了。大张着嘴，只是憨笑。半晌，他伸手拍打着金凤衣褂上凝结着的一层薄霜，关切地说：“夜深了，睡吧，明天还要起早哩。”

“工还没派，你带孩子先上床吧！”金凤推开二耿子的手，拿出了工作手册。

“重活派我带头干。”二耿子脱去了外衣。

“嗯。”

“山塘要抓紧蓄秧水。”二耿子盖上了被条。

“嗯。”

陈金凤写着划着。派完工，她坐在床沿，说：

“耿子，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们已经有两个孩子了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现在我是队长……”

“工作比以前更忙了。”

“我想上保健站去结扎。”

“什么？”耿子震惊地坐起来了。

“再生孩子对工作不利呀！”

“我们还没有个男孩子呢。”

屋子里陡然静下来了。两个小孩睡着了。两个大人，四只眼睛，在强烈的灯光下，滴溜溜地转动着。

“女孩子不是一样吗？”静了一会儿，陈金凤发了言。跟着，又补上一句：“当了队长事事要带头吗！”

“嗯，也是。”耿子默念着。他猛地抬起头，冲着金凤说：“要扎我去扎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听说男的结扎手术方便。再说春耕日期快到了，你要抓全盘，身子也分不开。”

.....

东方刚现出鱼肚白，金凤就悄悄地披衣起床了。

大妮被妈妈失手压了一下，醒过来，压低嗓子问：“妈，起这么早，哪里去？”

“上义山爷爷家。”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昨晚夜深来不及，今早出工前，我想找他拉拉话。”

“他下台了。你还找他干什么？”

“小孩子长嘴长舌的！”金凤唬了大妮一眼。“他是我们的同志，我们要主动地和他搞好团结。”

“可他昨天晚上还破口骂你呢！”

“你听见了？”

“嗯。他躲在阴黑拐角里，又哼鼻子又跺脚。我们跟后追，追到他家门口就不见了。”

“啊！”陈金凤的脑子里转了两转。她知道方义山昨天晚上告病假是带情绪的，现在又发现了这么个情况，觉得更有抓紧访他的必要了。

方义山今天也起得特别早。他怎么能睡得着？原指望一纸辞呈能保住他那土政策，没想到自讨没趣，大印就这么被金凤接过去了。

“真是公鸡不叫母鸡叫。”他坐在门前扳倒了的石狮子上，一袋接一袋地吸着旱烟，咕咕噜噜地嘲骂着。抬头看看用近年来积攒起来的工分钱盖起来的六间新瓦屋，猛地想起昨天晚上四个儿子开会回来，也竟然不听他的话，坚持要照常出工，他心里象屁股下坐着的石狮子一样——冰冷透凉。

金凤从侧面走过来，亲亲热热地叫了一声：“义山大叔！”

方义山震了一下。他没有转身，也没有答腔，心里谋算着怎样才能出一口气。正巧刚出笼的小鸡有两只飞上了树，他甩手把烟袋扔过去，指桑骂槐地嚷嚷说：“我看你能飞多高！草鸡能变成金凤凰，除非把毛骨都换了！”

陈金凤明知方义山是在骂她，也不接茬，重起话题说：“大叔，这么好的烟棒丢在路上，差点被我一脚给踩了。”说着便弯腰拾起来，抹抹灰，双手给义山送过去。

常言说：伸手不打笑脸。在陈金凤的高姿态面前，方义山尴尬起来了，伸手不是，缩手也不是。他原以为自己这一骂，陈金凤肯定要搭头接茬，她一搭头接茬，就到大队告她一个上门吵架。没想到这小媳妇的性子那么好，竟然是锣槌敲在棉絮上，碰不响了。

“坐吧。”他嘴不由心地说了两个字，伸手接过烟袋。

陈金凤挨着方义山坐下，说：“听讲大叔身上不舒服，是吗？”

“唉！”方义山叹了口气。“我这是六月的黄瓜九月的椒，人老不中用，该下世喽！”

陈金凤笑着说：“你老今年才五十三，日影还有八丈高，正当时呢！”

“嘿嘿嘿，”方义山冷笑一阵，装上一袋旱烟，猛吸几口，说，“要说当时，那还是你们哪！”

“不，”陈金凤诚恳地说，“生姜还是老的辣。我是初学走路要人牵，今后还要你老多多指点呢！”

“这……”

顶风的船儿慢慢靠了港。谈到最后，方义山虽然没亮出自己思想上的病根，但总算是同意出工了。

自从金凤当选生产队长以后，土桥队的积极分子都主动站出来维护她的威信。二耿子、小黄蜂一班人，更是干活拣重的，出工走头里。大家都知道金凤为人正派，所以，讲话有人应，办事有帮手。可生产队到底是家大业大，人多嘴杂，一个小媳妇能不能料理得钉是钉、铆是铆，看老黄历不行；新黄历行不行？没有经过春播、夏耕、秋收、冬藏，总还有人心心里不落实。

但出人意外的是，这个小媳妇主持全面工作还不到十天，队里就一连办了三件大事——

第一件，党小组、队委会研究决定，大忙之前，每逢双日晚上都要搞批林批孔学习，批判林彪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极右实质，联系实际，肃清流毒。

第二件，废除农闲时限制妇女出工和农忙时男女同工不同酬的土政策，实行按劳取酬。

第三件，立即动手车干多年不见底的老泥潭，大抓积肥，改良土壤。

另外，耿子上了保健站，做了结扎手术。

生产为革命，革命促生产。干部执行了正确路线，群众的劲头也就象面馍放进蒸笼里，热腾腾地鼓起来了。过去出工，方义山叫哑了嗓子，吹破了哨子，来的来了，不来的还是不来。现在派活都是提前安排，早起不用叫，喇

叭里早晨的广播刚一响，男男女女就齐刷刷地在晒场上站齐了。

“这小媳妇还真有两下子！”不光是群众齐口称赞，就连憋着气的方义山，心里也暗暗佩服。

就在这时候，公社通知陈金凤去参加农业学大寨会议。她走以后，一场风波又发生了。

这天上午，青年男女正在老泥潭里挖泥积肥，方义山从队屋里抱着一杆大秤，兴致勃勃地跑来了。

他拍拍小会计的肩膀说：“今天你不挑泥，站在路口过秤发筹码，贯彻同工同酬，担子一律二百斤，工分一律按十分记。”

经他这一提，几个好出风头的小伙子一起哄，就真的这么干起来了。小黄蜂好胜，有意见不肯说；二耿子心眼少，没嗅出这里面的味道，也一起跟着干。

一担、两担、三担，鼓鼓劲、咬咬牙，小黄蜂和妇女们也跟上去了。等挑了半上午，女同志体力到底差些，拼不过了。

有一个产后刚满两个月的嫂子悄悄地对小黄蜂说：“好人，你替我讲一声，我不想同工同酬，不想那个整十分了。”

小黄蜂也累的不行，正打算歇下来松口气，想和那嫂子商量商量，只听见方义山和小伙子们一阵鼓噪，她俩咽不下这口气，擦擦汗，又强撑着走了。幸好这时二耿子走了来，给那嫂子带走了两大块泥。

傍黑，金凤回队了。按规定，这天晚上搞批林批孔学

习，可她一跨进队屋，就发现气氛不对，小黄蜂板着脸，一群妇女，七手八脚地把保管室里的破旧麻袋翻了出来。

金凤奇怪地问：“你们这是干什么？”

小黄蜂回答说：“竞赛补麻袋。”

“今晚不是搞批林批孔学习吗？”

“往后拉一拉，先把 he 整治整治。”

这是怎么回事？经过仔细询问，陈金凤才知道是小黄蜂和妇女们憋了一口气，凑主意想出了这么个办法，今晚补麻袋，在针线活上和方义山搞同工同酬。

“哈哈，”问清了前因后果，陈金凤忍不住笑起来了。但马上她又严肃地说。“同志们，你们这样做，是把斗争的矛头搞偏了。义山大叔有私心，这我们要帮助，可他是什么人？是我们的同志。我们搞批林批孔运动，是为了把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批深批透，放着大敌不斗而整自己人，这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？”

一席话说得小黄蜂哑口无言，一个个伸了伸舌头，又把麻袋抱回保管室去了。

批林批孔学习照常进行。

陈金凤首先带领大家学习了马、恩、列、斯和毛主席关于妇女工作的论述，接着结合本队的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实际，发动大家深入批判孔老二和林彪一伙在妇女问题上贩卖的黑货，指出在劳动分工时必须照顾到妇女生理上的特点，能同工就同酬；不能同工，实事求是地进行评议，决不能生着法子起哄。

纲举目张。那几个白天跟着方义山瞎嚷嚷的小伙子，一下子猛省过来了。

“我发言！”“我揭发！”他们纷纷举起拳头，目光对着方义山扫来扫去。

方义山一下吓黄了脸，耷拉着脑袋，象霜打过的野草似的。

陈金凤看出斗争的矛头又要转了。她按了按手，示意叫大家坐下，说：“同志们，大家积极要求发言是好的。但必须注意两条：第一，矛头要紧紧对着孔老二和林彪一伙，不要伤自己人，不要放横炮。第二，联系实际一定要联系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的实际，从路线上检查我们队在妇女工作上还存在哪些问题。一般只准谈表现，谈看法，不要指名道姓。”

本来小伙子们一要求发言，方义山就认定自己是要挨批了。没想到竟是陈金凤站出来给他解了围，他真是又感激，又惭愧，脸上发烧，心里不是滋味。

散会以后，四个儿子都批评他，说他不该死抱着老黄历不放。方义山本想去找陈金凤检讨，可碍着一张老脸皮，不好意思。正在踌躇，陈金凤象是摸透了他的心事一样，推门进来了。

“坐吧！”这个一向拉屎都要抢上风的硬汉子，现在见着金凤，热泪却象断线似地掉下来了。他的四个儿子，更是忙着给金凤倒茶端凳。

陈金凤和平时一样谈笑风生，不仅没有责备方义山，